

迷 離

楊 騷

一九二八年六月初版

迷 離

每冊實價三角

著 者 楊 騷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發行處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口
新開路仁濟里

北新書局

人 物

女性

鶯能

婉濤

麗姝

男性

柳侗

鍾琪

碧蕪

子華

仿山

行人及其他

時 候

1923年晚秋的一個月明之夜。

第一幕

白堤上公園之前，滿月初昇的時候。

舞台前面馬路。右邊路傍數株柳樹連着，從裏邊的路燈放出光線來，柳枝柳葉在黃綠光裏搖曳着；左邊路旁露出公園的屋角，從裏面也有光線射出，馬路上全體的光線左右稍強中央弱，但很明瞭。行人稀少，時有一兩個從右或左來來去去。

舞台後面正中暗紅色的，一個木坊高豎着，數級石塔連馬路；坊後石堤，可以行人，小舢舨上下也從此處。有隻小舢舨斜放堤下，~~像事地往客人光顧似的~~，但不見划船的人。木坊處的光線~~要比馬路強得多~~，在木坊身上看得出月色掩映着。

遠處，~~在堤兩旁~~的燈光點點，放出一種微茫的弱光，想沖

那間淡的夜色之壓迫似的，滿月帶點黃味低掛空中，星點點。右邊橋中央遠山渺茫連絡着，湖光閃閃。從木坊的空隙望去，糊糊可以看得出湖心亭，阮公墩及三潭印月的三個黑影。

幕開時柳侗斜依木坊望月。身披黑 Mantle。手執竹棍在石堤上慢慢敲着作響，長發。

學生模樣的行人兩個從馬路的右邊上。

行人甲

人生真愉快，如何？你看剛才西冷橋上那兩個男女……

行人乙

啲啊，一幅好對照，一個好刺激。想想那忙着冬衣服，苦着明日飯的人呀！

行人甲

然而戀愛……

行人乙

夠了，夠了，你想現在的中國有什麼戀愛麼？那簡直是一種惡性的流行病！

行人甲

然而戀愛……

行人乙

你的戀愛論好把牠結個尾巴罷。(稍亢奮)

什麼人生觀，什麼人死觀，總然是“黑漆一團”啦！向這黑漆一團中勇往直進罷！革命，革命，只有革命呀！

行人甲(冷笑地)

你的革命，充其量也是個流行罷了。(注意到柳侗，聲氣壓細一點。)哦呀，藝術家，畫家！(柳侗連不注意到行人的會話似的，儘管慢慢地敲他的竹根，看他的月亮。)

行人甲(細細的對乙)

好一個 Scene！喂！詩的喇！

行人乙(向柳侗一瞥，輕蔑的口吻)你近來的藝術狂，戀愛熱和你外國語一樣地堪唾棄的呀！

行人甲

然而美……

行人乙

算了罷，算了罷！什麼美！什麼詩！什麼藝術！什麼戀愛！那都是一種閑散，一種懶怠！哦呀，那邊

又來了！男子三匹，女子兩條。……

行人甲

兩個女子，兩個新女子！哦，Stylish！

行人乙

去罷，我們幹我們的去罷；這些懶死了的豬，
咄！（左邊下）

行人甲

哦，哦……（腳踢左邊下。停一刻碧蕪，子華，仿山，婉
濤，麗珠等從馬路右邊上。。）

碧蕪

那不是侗麼？喂，侗，侗！

婉濤

真的侗呢！

碧蕪

侗！喂，侗！

‘柳侗（醒着反身）

哦呀，碧蕪麼，碧蕪！（從木坊處跳下馬路）你們想
到什麼地方玩？你們都從什麼地方來的？

婉濤

你不聽見人家說麼，從來處來？(笑着)

麗姝

我們到你那邊找你不着。

柳侗

我用過晚飯就出來了。

子華

他近來很忙。(望麗姝)

婉濤

侗近來越發瘋了似的，總是獨自東跑西走，再不招呼人家了！

碧蕪

瘋到不見得甚瘋，好像在做什麼美夢。

柳侗(笑着對蕪)

什麼都好，只要有眼前的西湖，管牠是個瘋麼夢。你們想到什麼地方玩呢？

碧蕪

還跑得出這熟識的湖山麼？想僱着小船游湖。哦，月亮越發高起來了！

柳侗(四顧堤下)

喂，老孀孀，你的顧客來了。（老躑躑的影子從船中點起來，說聲謝謝你，先生。）

侗（轉向碧蕪）

我替你們介紹這個好麼？

碧蕪

再好沒有了。你不同我們玩玩去麼？

柳侗（踟躕着）

我想在湖邊走走……

子華（冷嘲地）

同我們玩玩去罷，湖邊有什麼人等你麼？

柳侗

我怕湖中要冷些……

仿山

同玩去罷，我外套給你穿。

麗姝

他總喜歡孤獨的。

婉濤

他另有他的不可思議，神祕。

柳侗

我總怕湖中要冷些……

碧蕪

什麼都好，餵。但湖中的風冷，吹不下滾滾血流的心熱罷。盡情地在湖邊唱你的歌！（向其餘的人）
我們快點坐船去來。（何處笛聲遠揚）

仿山

那麼我們自坐去罷……喂，船靠近一些來。

麗姝

你還是來罷……

子華

我們自玩我們的去算了啦！

婉濤

你真的不來？

柳惻

你們這些人真會麻煩；快下船去好了，看老婦在那邊等呢（大家笑着走近石堤，先後下船，各爭拿船槳划船。）

麗姝

喂！不要碰着我！

子華

女子真的會叫！

碧蕪

飼，飼……哦；叫月光灑得像幽靈般地！再會，
飼。

衆人

再會，再會，再會。（遊船撐開）

柳飼

再會，再會……（店突地）喂，碧蕪！你的妹子
呢？爲妹呢？

碧蕪（邊划船邊說）

怕不是也在這神祕的湖邊？她好像和鍾琪同
出來的，我不甚清楚。（船慢慢地向湖心駛去，到朦朧看不
清楚時，遠遠聽得碧蕪唱着歌，The last rose of summer
的歌。）

柳飼

好個美男子：我常要瞧着他美的鼻子傷心……
…啲啊 他妹子的眼睛更美些……（高聲亂唱）啦，
啦，啦，啦……實在是個美青年！我在青年會一眼

看愛了他，以後就像變態地戀慕了他了，真是好
美。但夢也夢不到他帶着那樣可愛的妹子在身邊，
好像柳浪生着紅蓮，相映着誘人跳下水裏尋香…
…（高聲亂唱：「啦，啦，啦」…啊！多少醉人！多少傷
情！（向左右顧盼着踟躕一下，然後尖細着聲高唱着向「邊下」）
How can I leave thee ……（歌聲漸漸地聽不見，稍停，
鶯能和鍾琪從「邊上」。）

鶯能

但是，哦……

鍾琪

但是什麼？

鶯能

但是他是個詩人呢！

鍾琪

是，詩人！他想要在夢中討生活！他好像癡心的
小孩子，想向飄渺無心的女神求乞情熱，愛，同情
之花。

鶯能

女神那樣無心縹渺着麼？

鍾琪

那何待說，鶯妹。女神將永不離她的玉座，將不昧人間一切的祈求戀慕！

鶯能

你歡喜這樣冷心的女神麼？

鍾琪

冷心？我要說是崇拜神聖！我崇拜這樣純潔的女神！

鶯能

可是這樣死灰的女神叫我做我都不想要呢。

鍾琪

唔……

鶯能

唔？什麼？可不是麼，鍾琪？女神靈靈活活地飛不可，女神非情熱熱地愛不可，女神非受一切人的仰慕不可；並且女神喜歡聽一切的戀歌，喜歡聽粉蝶翩跹的翅膀，喜歡聽漪漣合奏的音波……

鍾琪

“女神啊！給我你的心！”假如有人這樣祈求，

女神答應他麼？

鶯能

假使祈求的心誠而美，是我女神，我將給他的。

鍾琪

“女神啊，給我你的心！”假使又有人這麼懇願，女神將如何？

鶯能

假使懇願的心誠而美，是我女神，我將給他的。

鍾琪

但女神只有一個心呢！

鶯能

女神沒有那麼狹小！女神有無限的心，情。她將永丟了愛慾的獻禮，永不顧冒瀆之淚，她是永遠的處女……哦，鍾琪，我們怎麼就說到這裏來了？

鍾琪

我說他像個癡心的小兒，向無心的女神
……

鶯能

是，是，又因為我說他是個詩人……但你有那種確信麼，女神是無心縹渺着的？

鍾琪

我有這樣的確信！並且我自慢我心目中的女神有這樣神聖，好像今晚的月亮那樣皎潔：（鶯能默然若有所思，仰望明月，靜悄悄一時。）

鍾琪

鶯妹，你怎麼不說了？

鶯能

.....

鍾琪

鶯妹，鶯妹，你在想什麼？你記得我們最初的會餐？

鶯能

記得呢，不是在……你現在問這些做什麼？看啦，好晶瑩的月亮！

鍾琪

我時時刻刻都記着的。（稍停）是一年前的事

了，可不是麼，鶯妹？一年前我因或機會得和一位很可愛很可愛的妹子認識了，我們最初在三越的食堂會餐，她很可憐我似的，很同情我似的，由是我的熱魂就輕輕地被她取去了，我感激她，熱愛她，暗地裏呼她天使，女神。鶯妹，她是誰你大概曉得罷。那時我照得她一張相片，要刻刻藏在我身上最熱的一部份。啊！從認識了她到如今，是我青春開花的時期，是我跑到樂園遊玩的刹那！

鶯能（感動着）

哦！

鍾琪

可不是麼，自認識了她以後，我想我們的愛足與時日同增的，我們的前途有無限的希望，有無限的幸福，無限的快樂……我這樣想，很得意地這樣想，想……（望鶯能出神。湖中何處的笛聲發，忽向中止，）但是，但是，聽啦，鶯妹，我這種的幸福的想法，就好像那幽揚的清笛，在最近的一瞬間，被什麼風或浪的聲音阻斷了，遮亂似的，鶯妹，可不是麼？

鶯能

爲什麼呢？那是鍾琪自己的疑心罷……（笛聲又齊）聽啦，不是清笛更揚抑得可愛了？有什麼風？浪？（笛聲又止）

鍾琪

什麼都聽不見的，什麼都聽不見的，但有什麼關係，那有什麼關係。我早就知道除我以外，還有許多人愛着她，但我總不把他們放在心上，起初；因爲我自信她始終愛我的，我相信她不會愛別人的，但是，但是，鶯妹，我漸漸地覺得了，我的幸福好像受摧殘起來了，我恍惚看見幸福的背面是悲哀的了！可不是麼，海中起了風波似的，我和她共濟之舟怕要被風浪打翻海底去了！我不能趕快地一口氣將船撐到平安的彼岸，我又不能祈求上帝把無情的風波打滅。啊！鶯妹，我怕，我怕：

鶯能

那是鍾琪自己的心虛罷 …

鍾琪

你能夠說這是我無端的憶測麼？你能夠保證我……